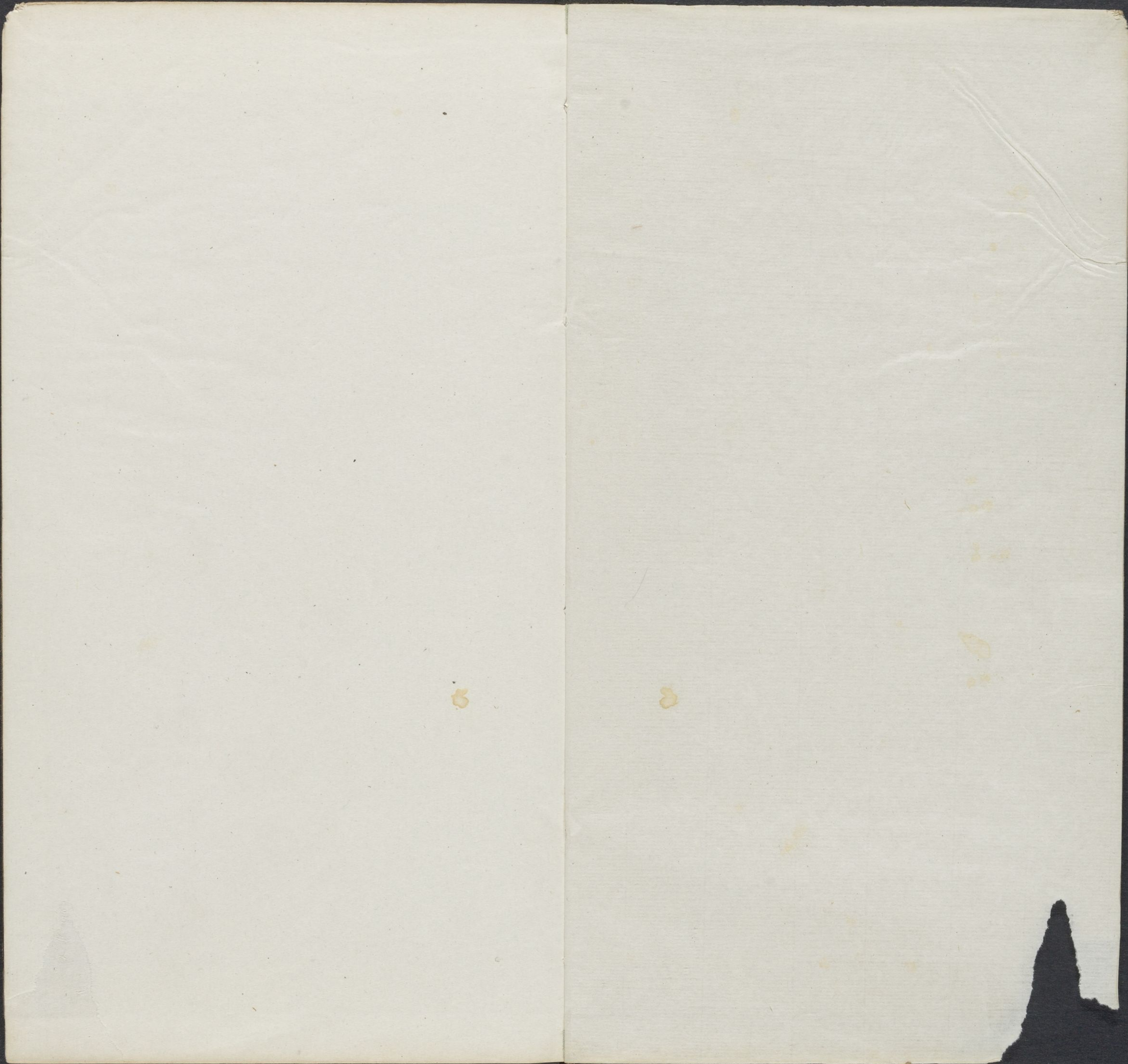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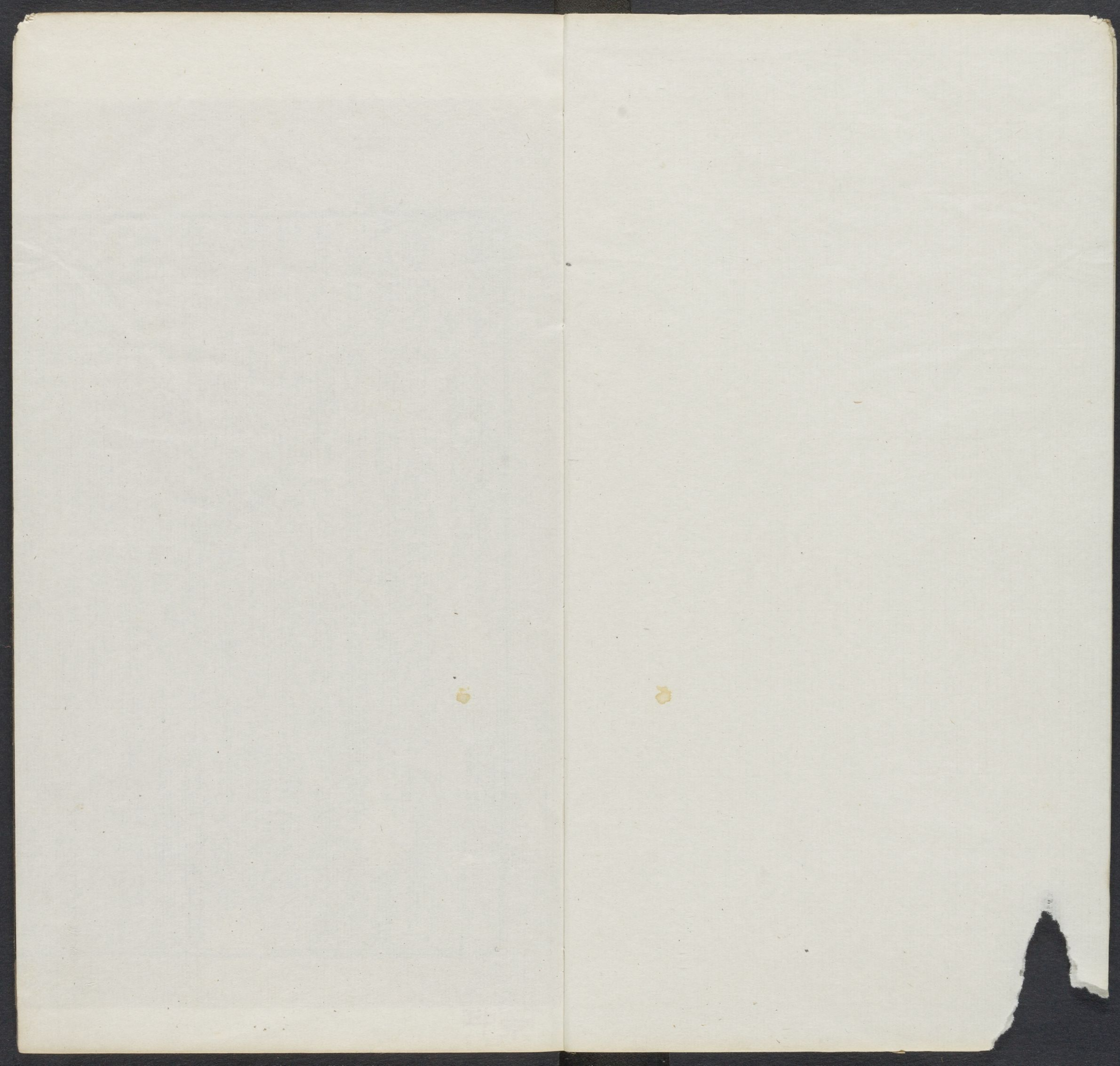


20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6 1953

T9297/4972





新發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九

軍政論漢與祖宗之作

甚矣軍政不可一日廢也夫賤天下不逞之人丁授以兵家不仁之具其氣咆哮而難制其心頑曠而難服非法以之其心恩足以效其死威足以制其生死之命則百萬熊羆鋒鋒後安能入吾奔夫之下哉嘗觀三代而下而能得制兵之道者惟漢可取其卹兵也其待兵也嚴其制兵也整肅其石兵也周密夫恤之以寬則人知自勉待之以嚴則人知自戒制之以整肅則無玩意之以周密則無姦心是以終漢之世晏然無事諸呂七國變生卒而備禦素具北胡南越連兵數年而邦本不搖誠有以也吾觀從軍有勞得以復除高帝紀一年開中卒亡士過多將軍有謹廣厚漢下廣更吏當廣亡失人多金布著令尤恤死事金布令日分士為廣所生得當廣為度人建章營騎後勇名曰羽林既死特錄孤兒建章營騎後勇名曰羽林又取死事之子孫養於林宮其恤兵也寬矣然功功增級者寡府已察馬唐傳六下之使解其爵亭傲不治者出敬言以罰食志

文
1
圖書館珍藏印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秦中或千里無一敵於於是秦中以為勤於守而居新捕降為虜者詔守
加詰使復將為其伐前勞以書勅責之曰將軍之功獨有先成
以得勇死有斬將奪旗之實也鳥足以駭人哉前破者馬擒降者
二年鴛為尉尉與李廣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後期者有誅張騫
元封四年李廣元封二年坐以將軍擊匈奴入竹一萬餘人匈奴
待兵也嚴矣以制兵之意言之則京師之兵僅萬人且統於一宮
未為過多而二三卿士各分所領欲上下之相維也按後百官
廣一十八人又蔡質漢儀曰主虎賁千五百人又羽林郎五百
諸即守門戶出入武衛軍騎多至千八百人總而計之光祿有四百三
十九人九人按後百官志廣騎多至千八百人總而計之光祿有四百三
都侯左都侯共九十九人本注曰南宮北宮南宮北宮北宮北宮北宮北宮
南宮士九人今注曰南宮士九人北宮士九人南宮士九人北宮士九
一有千五百人東門西門又北軍五校各領七百八十人水領七百三
十人又按金吾五校各領八百八十人少者二千五百人止領一校
所領者論之多者百八十人少者三千八百人其十二人止領一校
既不獨千人合四校計之則京師之兵僅萬人且統於一宮
軍政

文川

都尉率爾縣之令長丞尉何預而必欲俱會欲上下之相察也前
帝紀前官制上謂射即馳驅也常八伍符素備以正什五馬
月太守前尉上謂射即馳驅也常八伍符素備以正什五馬
符信也如海口漢軍法曰尺籍所以書軍令伍什伍相得之
亦行不行如海口漢軍法曰尺籍所以書軍令伍什伍相得之
十里一亭亭有長一亭有長一亭有長一亭有長一亭有長一亭有長一亭有長
化蛋夫我前收地後游豫後禁賊盜鄉亭亦知之皆察制也
其整肅何如哉以召兵之意始用羽檄以召天下之兵紀十
年陳仲石通代也皆備有台以羽檄召天下下有急事以羽檄召天下
日檄者以木簡為書長尺寸用召也其有急事以羽檄召天下
必有警備武事後用虎符以合郡國之信文帝紀西欲
發兵而弓高詩之自圖日王濬傳濬將已高侯類遣膠西王嬰
金不遂望與駭白地乃苦將軍遠道至于窮國敵請趙臨之罪侯拔
令天下七國發兵日王苦將軍遠道至于窮國敵請趙臨之罪侯拔
苟以誅錯為不善何不以問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乃出
其自圖之工遂自投嚴助以節發兵而郡守拒之不從本傳建元
至兵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武帝以問大尉田蚡蚡曰二日云二日
大尉不足也計吾新即位不為發虎符發兵郡國乃遣物以前發
司馬論意指師言曰以法距之為无符驗也其周密又何如哉益
高帝出入兵間熟究判病其為四百年之規模遠矣至我國家入

以仁得天下未始倚兵為重也然承五代破碎之弊

皆無賴不逞之人 藝祖平定天下聚以為其所以隄防制御

之術不得不曲防周慮厚祿以異之重罰以警之明法以節之分

權以防之 列聖相承緝熙燕謀其視漢家之法又遠過矣伐蜀

名帥超授醜賞行狀王仁瞻等諸將奢縱不法莫以自辭止言

於宣徽南院使揚州收蜀將校皆得罪臣以无功蜀元厚賞悉无

典兵舊臣皆蒙厚祿昇符厚祿等寵自備言備邊諸將悉予市租

郭進李漢起賀惟忠城內通等備邊其崇推之憂若寬矣然王仁瞻

科悉以予之畧其細故 潘美之矯伐則警以重劔聖政編年

之貪慾而示之吏議 又未嘗不嚴此待將帥然

爾御龍扈從特命增給人直以龍直從如例擊鼓上

命即為恩澤自有例公湯戊卒時賜絹襦東以分

諸軍人給米石中屨端布出日特旨給錢薪治或行泛恩

祖宗時或賜中屨端布或賜錢端布或賜草茶或賜餅米或以

網運皆時賜給端布之類悉出於非時特旨也若寬矣然武雄

又川

之肆掠則百卒竟誅乾德中籍諸道驍勇自洪州下太祖割結為

以御之川班之妄訴則全軍俱發給德中以蜀特立蓋川班殺直

訴帝怒曰朕之所與即為恩澤焉有列哉命斬之如列擊鼓上

坊之兵士作過則罪及主將因便作過太祖以

過然忿非不得入管無後心也出戌之日多在營之日少無非念

也管在城西者糧在城東管在城東者糧在城西無怠志也其制

兵之意可見其整肅矣張方平言太祖制兵軍法甚嚴軍人不得

之服寇非不得入管門豈知魚肉之味又制更戌之法遠更擊

東支營在城東者即於城西給不計在庫乘須令自負以勞役

故士卒手足衣食無外慕安享苦而易使今則異矣衣服多所受

陳豈不自足於上聊又不特此也三師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

之權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其召兵之意可見其周密

矣范祖禹言伏見樞密都承旨曹誦權馬軍司祖宗兵法本於樞

重而無發兵之權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其召兵之意可見其周密

之密今副都承旨為樞密屬官權在管軍是本由手揮宗旅又得

皇制大臣

章先軍而後國書法以守先軍而後州庫曰軍資
參軍務曰贍軍其於軍事重矣故其恤之寬待之嚴制之以整肅
召之以周密無不置其慮者宜也愚敢以祖宗之政望今日不但
以漢之政望今日

軍器言平時當備兵器

昔胡安定之始在湖學也講明邊防必專置齋胡安定在湖學也
人皆傳其業及監作院也訪尋利器必精技能胡安定置監作院
定道德之宗師也其於軍事為尤熟則儒者烏可以軍旅未學為
辭而不之講哉夫徒手而遇盜雖賁育無如之何操筆而遇敵雖
童子不知所避其矣兵器之有均於國家也有備則氣勝無備則
氣沮理也亦勢也易之利於勝陳於萃聖人益田之審矣愚嘗究
其本末在周則出於民在漢則出於官雖所在之制不同而所重
之意則一也自今觀之周制其於鄉也鄉師既簡兵器矣鄉師既簡兵器矣
其於軍也軍師又簡兵器矣軍師又簡兵器矣其於遂也遂人既簡兵器矣遂人既簡兵器矣
其於甸也甸師又簡兵器矣甸師又簡兵器矣其於采也采人既簡兵器矣采人既簡兵器矣
其於衛也衛師又簡兵器矣衛師又簡兵器矣其於蠻也蠻人既簡兵器矣蠻人既簡兵器矣
其於夷也夷人既簡兵器矣夷人既簡兵器矣其於鎮也鎮人既簡兵器矣鎮人既簡兵器矣
其於藩也藩人既簡兵器矣藩人既簡兵器矣其於蠻蠻也蠻蠻人既簡兵器矣蠻蠻人既簡兵器矣
其於蠻蠻也蠻蠻人既簡兵器矣蠻蠻人既簡兵器矣其於蠻蠻也蠻蠻人既簡兵器矣蠻蠻人既簡兵器矣

又

器甲卒學其器稍人又帥蓋蓋稍人作其夫惟器械素備

兵甲素精一旦有警用之無缺是時也釋耒而戰捨戈而耕良農

皆兵鄉士皆將此兵器之在農者昇也漢制其在郡國也則有庫

兵漢制其在郡國也則有庫或置工官漢制其在郡國也則有庫志庫兵以算賦為之漢制其在郡國也則有庫

官同置於產鐵之郡漢制其在郡國也則有庫其在京師也則有武庫掌於中尉漢制其在郡國也則有庫

工室以主作器械漢制其在郡國也則有庫而天子又自有若盧考工室若盧以藏兵器考漢制其在郡國也則有庫

夫惟外有度官內有列卿工匠器械咸精其能是時也邊

吏拒寇者得賜武庫兵漢制其在郡國也則有庫農為一之時漢之在官以兵農已分之後愚之所取

周果中興宣節之六仲北夷所恃器械之精耳其

之銷鑄

械既

兵

兵

兵

之銷兵秦銷鋒何止天淵哉昔我五八人十

而治不忘亂安不忘危其於武備九切留意造兵器者十日一進課其

功也曾子固文太祖平定四方命魏不王作院每造兵器與軍器者

十餘年不易專其業也太祖使魏不與作坊之功及與軍器者

弓矢舍賜及作工太宗幸司弓署或幸軍器庫加賞主吏真宗

豐其積也曾子固文太祖作坊造凡三萬或諸州歲造凡六百餘萬

近古未甲鎗山積錢鏐近古未有焉至于慶曆武備幾弛矣

我仁宗一意作新工吏竦然既遣近臣分治軍器大聖六年天下

之而兵械果精於較勵之下獨轉之弩則得之郭諮郭諮

安州其言使詔置既成夏紫之車則得之郭固郭固

流星之弩拒馬之牌則得之果

又 8

守信水守信知瀋州李揚持新樣流星弩拒馬牌案脚車及子

熙寧兵政又新矣我神宗甚切加意內外修飭其在京師有監

有庫熙寧六年置軍器監山外軍器之政軍器監郭固

曰神臂熙寧元年入內副都知進神臂郭固

尤為輕便弩則有九牛注見上八牛武經有郭固

制弩箭本路依樣造箭則曰入陣其射新馬郭固

擊遂謂造則名邊樣軍馬數造給初馬軍用大載不便

從之我祖宗備豫不虞之意深矣哉然嘗論之音是錯言匈奴

中國之長技以勁弩長戟匈奴之弓弗莫格則漢之所重者弩也

本傳我高宗因進呈王大智所造軍器因諭曰莫若且今多造弩

則國朝之所重者亦弩也聖政知與二年進呈王大智所造軍器因諭曰莫若且今多造弩

弩可以制虜人... 虜在後文德若器械不可不備 凡此制
虜人之命往往以是而取勝信矣夫中國長技不可一日弛也
廣之擊單于以大黃射其裨將 本傳服虔注李陵之步戰亦以連
弩射退單于 本傳曰三弩共一弦之類 段會宗入烏孫選精兵三十
之明驗也 漢書卷九十七李陵傳 漢軍至張瓌守床子弩一矢飲羽捷
覽送死 真宗親幸澶淵時李繼隆擊虜于瀘州其契丹大酋皆退
却不敢動 哀鳴請命焉 殺金平之役虜賊乘阜以攻揚政守以勁
弩一發中目 渠州果困遂奔潰退于焉 熙寧四年元木與虜人鬪
不可失當守以勁弩虜卒亦據高阜且戰且攻玠命吳瑛領射士
之修戎器所用長技固無嫌於國朝然國朝藏之之制各異其
處守之之官各分其任此其防微杜漸莫有姦心又非漢之所能
及我高宗嘗言祖宗置庫有內外之異及弓弩強弱亦各異職分
官主之皆有深意其知之矣 高宗曰祖宗有內外軍器庫

又上

亦如此 祖宗置庫有內外之異及弓
之武庫不能禁守防閑至啓或者之邪謀故申屠聖之反於潁川
也殺長吏盜庫兵經歷九郡 漢成帝初 聖之反於潁川
將軍經歷 戾太子之反於京師也矯制赦囚徒發武庫兵 何拙哉君子於此安得不三嘆 二詠我祖
宗之遠謀云

箴銘箴銘為防過之也

古者以箴銘為防過之本故其心常有所畏後世以箴銘為文過
之具故其心易有所玩甚矣人君不可一日無畏心也聲色嗜慾
易得以昏此心沉湎遊逸易得以怠此心便嬖使令易得以惑此
心諛佞姦諂易得以乘此心聖人知其然也存誠於出入起居之
間寓戒於飲食沐浴之頃息養瞬存無念非敬左顧右瞻無往非
禮天命可敬歟民心難保歟君子小人之或進或退歟天理人慾
之或消或長歟皆寓而寓於箴銘之間庶乎吾過亦寡矣天湯之
想敬厥德若無假於銘也而盤之銘且曰苟日新日日新苟之為

言進德之要領日之為言進德之功用此盤愈察而此德愈新何
湯之不能自已耶記大孝武王之不役耳目亦無假於益也而賜
之銘且曰樂極則悲沉湎致非悲之為言戒樂心之無益非之為
言戒秋德之為害此賜常存而此念愈謹何武之如是過慮耶公
陰謀武王陰謀武王陰謀武王鏡自照者見形容以人自照者見吉凶陰謀武王陰謀武王
非禮禮且湯武聖人也非不知銘諸物而不若銘諸心也形於言不
若形於行也而恐恐然不能自安者欲內外交養表裏俱進矣後
世之所謂箴銘規戒者吾惑焉長夜之屏成帝之美意也然後官
之寵荒潘亡度其視商紂特五十步矣身無逸之圖元宗之盛
心也然山水之筆轉移不常其視成王不啻天淵矣宋璟等傳連
屏五十種憲宗之念非不勤而晚節用人何如耶憲宗李絳
一種為連屏張使如耶唐敬宗朝李德裕卅辰六箴敬宗之志非不銳而溺志邪諛又何
座帝常開神云云本而為漢唐文過之具也夫不知有防過之言而陷於有過猶與
他日之能改知有防過之言而視文以為文過將無自新之日矣

治平二年 周禮

此漢唐所以有愧於商周也恭惟 國朝列聖相承以警戒為道
鑑以宴安為鴆毒兢兢一念比迹湯武中庸中庸有圖發揮九經九經
高高真宗盤盂之銘在是也無逸一篇列為講圖仁宗仁宗
代遺迹寫為鑿圖仁宗凡杖之誠在是也不獨此也書洪範之語於座屏是屏也示不忘
三德御臣之意洪範孟子之言於屏障是屏也示不忘講究治道
之語也孟子之語也孟子之語也孟子之語也孟子之語也孟子
之地亦不替艱難之訓孟子之語也孟子之語也孟子之語也孟子
之圖列於經帳是出入之際常不愆敬畏之戒孝宗夫祖宗之敬
天保治用人聽言已無愧於帝王之盛然猶採古人之成訓撫前
代之往事或施之屏障或寓之坐銘者是非為是過謹也蓋無過
之可防不失為規警之意忘其所可戒安保異日之無過哉是以
凜凜於太平無事之日業業於退朝燕居之時想帝王於憂寐之

藏世唐開元舊錄尚多逸處心唐家上秘閣崢嶸名山輝映繩緇
庶開書及五百卷者寺官並因朝會要

乎星緯之聯絡也炳炳乎雲漢之昭回也上以闡吾道不傳之統
下以壽斯文幾自之厥文風自是而振起焉經學自是而發揮焉
猶歟盛哉竊嘗觀世道之盛衰慨聖文之興廢每於漢初有感焉
其他損益存亡皆未有關於世教之大者何者聖經功用與天地
並非諸子百家雜記小說之比方祖龍焚天下之書而博士官所
掌固自若也使高帝入關之始舍館僅定而挈博士所掌之書悉
歸灞上與秦府圖書並藏之正第一機會也此時一失遂蕩然於
咸陽之火至孔壁壞伏生老方切切然求已脫之簡呼已晚矣此
愚不也祖龍焚書之日而外漢祖入關之始也雖然高帝乃不事
詩書之主蕭何又舊日刀筆之吏又安知聖經功用哉

奉便使入如源用外勞謹啟

國勢之強弱使命之重輕係焉使命之重輕敵情之敏忽係焉何
以言之方漢帝之初興也與項氏相待自戰間其事無難於歸太
公者辯士如鄒生隋何陸賈數子最號善口伐者帝嘗以數子中

又十一

遣之使楚楚傲然不聽迨侯生朝往楚壁暮歸漢庭又談之易
也謂三子不用足耶則下淮南下南越亦非拙於詞者謂侯生詞
鋒說刃果異於人耶則史傳寂寞絕無可書者嗚呼此豈可以口
舌爭哉蓋陸賈之使正劉項雌雄未決之時侯生之往乃楚弱漢
強之日夫惟楚弱而漢強也則楚氣已索固將求媚於漢之不暇
是固侯生之所可以拱揖恐竭而動也譬如千金之家幼奴弱婦
人亦不敢易其言至販夫販婦之徒雖得烏獲為之用告人以言
人猶得以侮之此強弱之勢殊而敏忽之心變也吾觀春秋以來
三軍暴骨罪在行人一言退師功在使命其倚重於說詞也重矣
然晉韓起羊舌肸之使楚也楚視中華藐若無人欲宮韓子而刑
叔向以張其長蛇封豕之威能使楚子褫氣專為之禮二子初無
劫敵之論是孰使之然哉意晉國天下莫強而鄰國為之側席也
不然遠啓強對楚子之辭謂晉未易侮侮將有悔則知非二子之
力乃晉之勢也左傳鄭得燭之武治高子產禪讓之善言也今日
掉三寸以退秦師獨之武治高明目仗一語以沮晉國子產郭固

類以僥免而鄭之為國卒至削弱而不能自振是何無濟於事哉
意鄭國居小則秦楚易至於交侮不然前日之鄭之盛豈非無
一言之足以中人心則知非數子之咎乃鄭之前也夫抵國其未
張則奇辯無所施其巧國勢已立雖微多言下大敵如發豈耳不
特此亦蘇中郎一介行人耳衛律劫刺耳語不知其幾單于百計
款留亦不知其幾而中郎不懼不屈卒能寒疆喪之膽何也蓋武
帝擊庭掃穴之威戎心素懼則中郎仗漢之威靈必有所恃而無
恐單于豈能久辱哉本傳鄭元瑞特一辯土耳其以子統軍車之
身而往數百萬精騎之虜而唇辨如流終能追太原之師何也蓋
太宗電掃靈臺之其氣吞群雄則元瑞賴唐之甲兵得以折其鋒
而奪其氣突歌言雖服哉我國朝國勢如大河之出陣人心如大
山之四絕人才如斗柄之橫漢其自為國也強矣是以皇華之事
一出原隰布中國之威聲伐夷狄之款計每至於成功方景德
北伐之時也強酋送死群醜破膽匹馬隻輪幾至莫返曹利用一
出彼自哀鳴請盟不暇果不致違二十萬之約長編契丹
季臣

通鑑宋曹州廣騎已過魏符矣上上不度河國南淄州陳中又觀之
倍會有一飛矢射其統軍

相一心法令素明富強一語彼自首肯之不辭終不能加獻納之

字長編慶曆一年契丹興兵幽薊遼英劉八符來開南小將洪

密以主所徵告此其禮也其起使人掖而拜強與之曰開懷足言英

其禍則今中國其利而臣下九以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

朝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曰就使具勝上馬群臣當之故抑人主

欲得十將不過利其和賦全以金帛代之可以坐資臣臣用書曰

唐高祖祖借兵突厥當時所遺或稱難不可知其後讓利為小夷

加號特并蛙妾耳兵奎不賀彼自退聽非畏吳奎之善辭也畏

朝廷之分義也長編使事有賦賞先預出不為善處主其

醜類侮聖止排優侮舜耳道輔斥之悚然知愧非懼道輔

之虛言也魏書國之禮義也長編天學四年孔道輔使契丹契丹

燕使名慶人以文官為使道輔

燕使名慶人以文官為使道輔

賜曰五音也 如鄭譯律 八律終於十八調 如孝孫

皆兼用子聲也 糖乳樂志相考 遷之著書固之作志 康成之釋禮

皆用五聲焉 鼓并前志 房之六十律重又廣之為三百六十律

譯與孝孫之八十四調而廣之為百四十四律 皆用十聲焉 糖乳

鄭譯牛引考以古書九八十四調用七聲 此聲之不同所以致辨也

至於黍黍之法地有肥磽不同也 年有豐耗不同也 此黍之所以

為難定也 皇祐四年沈氏上書云 於是更有粟者有用禾抄者

有以替蠶絲有以馬尾者 而又有用人指者 此黍黍之法既廢所以

致辨也 同 此律之為非 國朝景祐中李照損鍾磬之十六而為

十二 馮元從而駁之 元之議不勝於是 正聲五聲用焉 長 裕 二

年李照言鍾磬十六枚 元豐中劉几合四清聲而為十六楊傑因

而贊之 几之議得行 於是子聲七聲復用焉 詞 元豐三年劉几

請也 然照之樂欲減和峴之製而鑄工私減不之知 凡號為

則既音律 而其所製或雜鄭衛 是其聲未始有定也 同 上 後 李

於獨其 同 時 加 此 照 等 李 照 以 拒 黍 胡 安 定 以 擴

黍房度以一稱二米之黍而阮逸以量物傑又以八音魏漢又

以聖人三指甚至景仁君實莫逆之交也 而鐘律之辨終其身莫

之定是其法未始有定也 編年皇祐二年 房 傑 以 拒 黍 胡 安 定 以 擴

難辨而律本尚可言也 嘗觀遷之序律書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

之用而言兵之偃 其論文帝事浩漫宏博 若不相類者 徐而

考之則知文帝之時偃兵息民 綏和通使而民氣歡洽 陰陽洽和

天地之氣亦隨以正 此誠造律之本也 同上 因天地之正氣以定

一代之正律 律其有不定者乎 古人謂天地之氣合以生風風氣

正而十二律定 正為此耳 歐陽公之論皇祐樂曰 一代

之制鼎新大備 蓋由先和民心後正律召而然也 六一又嗚呼真

知之矣

新纂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十

方鎮論方鎮如服之山

藩鎮之為唐患也尚矣其根萌於武德十道之置使其勢成於至
 德九節度之分封其禍見於乾元平盧主帥之自立此廢置叛服
 之由也方太宗平定之後既分天下為十道地理志太宗因山川
 一曰關內二曰河南三曰河東四曰河北五曰嶺南而於軍鎮城
 六曰隴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劍南十曰山南同武德初始置
 戍之兵為十二道而置使處之總之以都督者軍府以驍騎軍騎
兩將軍府鎮之此其為方鎮已成之兆特待時而張耳且河
中為十一道北隴右此皆極邊之地天下之府六百餘所而在河北者不過三
 十在隴右者不過二十九而又皆隸於衛將軍矣此何足以係廢
 興大致觀其總軍而置使河北一道則折而為二曰平盧曰定湯
關右一道則折而為四曰隴右曰安西曰北庭曰河西而其曰軍
 曰守捉曰城曰鎮焉者大者二千餘小者亦不下十餘以天下之
 極邊為天下之重鎮而撫之以都督其品畧與十六衛將軍同八
 在尚書之上而其左右僕射為一流所謂五大不在邊者果若是

乎漁陽鞞鼓掃境而來亦其勢之必王者此府衛之法變而方鎮
之根形矣嗚呼易封建而為郡縣論者知其無叛國柳文改刺史
而置州牧識者料其群牧之爭政魏紀中平五年後董卓紛起太宗
河不鑑其覆轍即故曰其根萌於武德十道之置使者定也之廟
宗即位之初安史父子相挺為禍尚賴諸鎮勤王之師共起誅戮
而九節度之號立焉大難既平蓬字軒豁是時也正當伸朝廷之
紀綱明節鎮之形分君臣幸安苟且歲月河北瓜分方鎮蕃布大
者連州十餘小者毋慮三四成肱臂難削之形效輔車相依之勢
使人視之若羗戎然此節度之名立而大鎮之勢成矣唐宗廟
而諸鎮之兵其起討賊其後安史既滅而大鎮之勢成矣唐宗廟
光緒等語之兵其起討賊其後安史既滅而大鎮之勢成矣唐宗廟
列為侯王出除節度使嗚呼割梁以封越所以啓叛者之九起舉
吳以予淠而變狀不待異日見之漢傳肅宗乃不患又此耶故曰
其勢成於至德九節度之分封者是也乾元初侯希逸帥平盧軍
士實為之此一機也強弱安危之分也天子所恃以鼓舞天
下者以爵祿廢置在上不在下焉耳命將帥統藩維事之最大者

而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此而可為矣孰有不可為哉士卒得
以陵偏裨偏得以陵以帥則將帥之慢朝廷自然之勢也此自立
之弊主而唱亂之禍起矣嗚呼責罰不出於天子而春秋諸侯得
以抗衡守相不置於漢廷而七國侯王得以階上又何不是之思
耶故曰其禍見於乾元平盧之自立者是也乾元元年平盧節度
使往抗梓潼上日就察軍中所欲自者授以旌節高麗人李懷玉
為神將殺元志了非使始自是以來苟安之念生姑息之政成且承嗣一豎虜耳重
虐民亦何能為而代宗惟恐少拂其意自置官吏弗之問也私入
稅賦弗之詰也兼宰相則就加平章增以鴈門之封重以天錫之
號州為督府子尚公主具籠之不已過乎頌亦一點毫耳黷貨淫
刑果何能為而德宗惟恐少拂其意愛惡予奪惟意是問既奏六
宗疏端州矣而復請輕之改為長史既奏薛正倫貶峽州矣而復
自悔之言為判官其縱之不已過乎諸鎮相視往往以匹夫而受
朝廷以卒伍而抗天子由代德自之過也夫抵芽蘖之未萌而
片言折之而有餘間隙理之干又取之而不足可不深慮而

早計至... 至憲... 有太阿出匣之狀... 軍士

有犯上之罪以天子之命... 刑繼自今已往誰敢以信必待... 郭詡就降縱不舉賞

武宗之宣慰河北方有江漢朝宗之意... 之遠方可也而乃戮之以刑繼自今

之遠方可也而乃戮之以刑繼自今... 郭詡就降縱不舉賞

郭詡就降縱不舉賞... 刑繼自今已往誰敢以信必待

刑繼自今已往誰敢以信必待... 郭詡就降縱不舉賞

郭詡就降縱不舉賞... 刑繼自今已往誰敢以信必待

刑繼自今已往誰敢以信必待... 郭詡就降縱不舉賞

郭詡就降縱不舉賞... 刑繼自今已往誰敢以信必待

刑繼自今已往誰敢以信必待... 郭詡就降縱不舉賞

郭詡就降縱不舉賞... 刑繼自今已往誰敢以信必待

刑繼自今已往誰敢以信必待... 郭詡就降縱不舉賞

郭詡就降縱不舉賞... 刑繼自今已往誰敢以信必待

刑繼自今已往誰敢以信必待... 郭詡就降縱不舉賞

郭詡就降縱不舉賞... 刑繼自今已往誰敢以信必待

十一

之悅服失義與信何以立國此藩鎮與唐二百年相與終始也五

代紛紛其散尤甚慮有由也上聖龍興建雄胤伏... 正月乙巳以

兵... 而畏河西之... 書惟義可以起人之敬畏惟信可以使人

之悅服失義與信何以立國此藩鎮與唐二百年相與終始也五

代紛紛其散尤甚慮有由也上聖龍興建雄胤伏... 正月乙巳以

兵... 而畏河西之... 書惟義可以起人之敬畏惟信可以使人

之悅服失義與信何以立國此藩鎮與唐二百年相與終始也五

代紛紛其散尤甚慮有由也上聖龍興建雄胤伏... 正月乙巳以

兵... 而畏河西之... 書惟義可以起人之敬畏惟信可以使人

之悅服失義與信何以立國此藩鎮與唐二百年相與終始也五

代紛紛其散尤甚慮有由也上聖龍興建雄胤伏... 正月乙巳以

兵... 而畏河西之... 書惟義可以起人之敬畏惟信可以使人

之悅服失義與信何以立國此藩鎮與唐二百年相與終始也五

代紛紛其散尤甚慮有由也上聖龍興建雄胤伏... 正月乙巳以

兵... 而畏河西之... 書惟義可以起人之敬畏惟信可以使人

之悅服失義與信何以立國此藩鎮與唐二百年相與終始也五

又其制其專強漢

又之上吾觀開寶之二年

馴鎮者各罷而歸環衛

死也竟自非規模宏遠河

至是嗚呼我 藝祖一幸而去數日年之患仁矣哉

吏胥 論漢唐吏胥得失

文中子曰古者士登乎仕吏執乎役更初登仕非古也其秦之風
酷乎文中子然蘇老泉又論漢有天下平津侯樂安侯輩皆號為
儒宗而卒不能為漢立不世大功而其卓絕俊偉震耀四海者廼
其賢人出於胥吏中者耳 老泉文是何王氏深加排擯而老蘇若
是喜談耶愚嘗究其由矣蓋六王未異之初而人才出於諸侯之
客秦削封建之後而人才隱于郡縣之吏漢興以來科目未興往
往有由郡縣吏 二千石將相者射策為掌故廼為廷尉視畜之
官 兗寬博 甲科為官廼為抱關擊柝之吏 何武馬官 趙廣漢河間
之郡吏也尹翁歸河東之獄吏也張敞大史之卒史王尊涿郡之
書佐也鮑宣縣之知尚夫內吉魯之獄吏也 並本傳 是皆雄俊明
博外可以將刀 內以相者此老蘇稱其後漢卓 能立大功是

也自朱博以吏才陵轡據史而諸生始有為吏之 本傳自世祖

以名節厲世俗於是有不肯為令史所居之郎公歷唐以吏為

辱而明後奇異者大抵進身於科目之間以謂執役為吏者特好

捐亡耻之流耳間有積勞登仕則迹朝華而措紳亦羞之不曰名

器不可假也則曰流品 別也故唐之周興自尚書史而遷秋

官侍郎 仙客由縣小吏至大丞相 仙客初為縣小吏時此其

若此曹者小而習律令長而習獄訟奸謀詭計甚為清流之玷夫

唐以書史縣胥之流而得居卿相之地 漢之趙尹張王之先

後履歷亦同此意也然漢不以為嫌而唐以為怪者蓋漢所用皆

奇士而唐所進皆俗輩此王通所以深嘆後世仕之非古也

然漢代人才多出吏胥而超越後代者又不無所本也蓋武帝十

公孫弘奏請俾廣行卒吏太守卒 皆這一藝自是以來公卿大

夫士吏彬 多文孝子之 天公洪一言於孝武之

才 吏胥 官元 及自吏胥者皆從事

禮

所謂王者者禮記不文漢之有材亦司之胥必汰老疾澄其源也受習所能乃耳國朝之

用士人懲其弊也秦法亦司之胥必汰老疾澄其源也

科條揭於庶下防吏奸也秦法亦司之胥必汰老疾澄其源也

之典曹悉自予奪俾無升堂革吏欺也秦法亦司之胥必汰老疾澄其源也

吏無得升堂秦法亦司之胥必汰老疾澄其源也

使之不得肆其情秦法亦司之胥必汰老疾澄其源也

後例任意據援秦法亦司之胥必汰老疾澄其源也

強鮮有不貽其害也秦法亦司之胥必汰老疾澄其源也

吏者而典法自守不肯治秦法亦司之胥必汰老疾澄其源也

使更以例簿連公口用秦法亦司之胥必汰老疾澄其源也

吏之請秦法亦司之胥必汰老疾澄其源也

欲書除許將太秦法亦司之胥必汰老疾澄其源也

安石不得任私秦法亦司之胥必汰老疾澄其源也

從其請是堂吏能執祖宗之法秦法亦司之胥必汰老疾澄其源也

官制熙寧二年許將以
精制當正右正言又石乃改人字就
乃漢之足法哉
田制論歷代田制異同

田制論歷代田制異同

井田之成於周乎曰書於唐而大備於周也非田之壞於秦乎

曰廢於戰國而極變於秦也蓋井田之制維持甚周繼悉畢備其

成非一日其壞亦非一日也方其田制之始創也經土設井立步

制畝通典黃帝為井井開四通而分八宅鑿井為井其成豈一

日耶至周公因上世帝王之規周禮一代十千之制自五家為比積

而為鄉周禮自五家為鄰積而為遂禮遂人相友於烹葵剝棗

之業自得於衣帛食肉之樂此所以大備於周及其田制之始

也貢助莫闕其詳孟子井地姑舉大畧同上其壞亦豈一日耶

商鞅乘經界不止之餘孟子井地姑舉大畧同上其壞亦豈一日耶

逐於多女孟子及於管子井之管子以壞於秦自秦變

後管子以壞於秦自秦變

卒於官而教民於邊郡此代田之制也漢食貨志云
下田曰方今之務在力農以備過之虞也
與之制代田之法也
器者耕耨之具也
力少而限田之議出於石苞謂王公以國為家宜不復有田宅今
可限之自國王公侯以至於士女皆有降差此限田之制晉
武行之也
公田刺史十五頃縣令以上六頃其田則更代相付此李安仁之
議而行之後魏孝文之時也
人有力地有遺利則李安仁之制也
之盈又所爭之田也
各帝深納之也
而婦子十五皆有營業又男子十八而受田六十而免役此北
齊孝成之制而行之於河清之時也
二十里內為公田
反公田者三
戶
爭官
以上

武貴以上各有差異外畿郡華人官第一品以下
之初置司均之官掌山里之丁者止百畝是之謂司均
之制制大官司均掌山
以上守四畝口五以下
歷正觀之始度田以步畝百為頃男年十八以上受田一頃其十
畝為口分三十畝為出業貧無以葬得還出業自挾鄉徒寬鄉者
併營口分已營者不復受夫是之謂口分出業
長二百四十步為百畝而為四度四之制丁男年十八以上者
人一頃其八十畝為口分
十畝男妻妾一十畝當戶者
為口分男一畝女半畝及貧無以葬者
知者得并賣口分男已賣者不得賣死後其田
并賣者以業於月後田先貧未業口分田其後家富兼
諸買者以業於月後田先貧未業口分田其後家富兼
等也然往往奪富與貧民不相安改舊從新勢或不便者多矣且
以漢唐命之漢得天下之初民亡名數逃保山澤是時土曠人稀
可以行古入受田居民之制其理甚順世濫皆有且
也不知
得行者
血方
之地三十一
生有羊
其

之田第數百年重力於此而後可望天下之地盡為井田之要漢初雖
 池戶而又為屋廬於其中以安其居而後可豈不迂哉此漢初雖
 有可為之機而無可為之地也愚之所惜者仲舒限民名田之說
 不行於時至使紅陽侯占墾幸田至數萬頃漢孫寶傳帝賜紅陽侯
 侯立使客因南陽大
時李衡占墾幸田萬頃
本傳馬武人內殖貨
田至四百頃
取縣田以為封邑
本傳哀帝私寵宦官之田多至二千頃
哀帝紀
 而貧富始相遠矣方太宗平天下之後為口分為世業每年十口
 聖正造薄縣令應給脫口若有禁言之則可聽書之則可觀世傳
 皆以為善也唐食貨志不知其勢亦有不可行者蓋三代之世天
 子所以自治者蓋然而且所以治之者甚親而甚重王城之外二
 百里為鄉遠鄉之外為都鄙則已付之都鄙之長都鄙之外為
 邦國則等諸侯分治之而天子所自治者皆都鄙之民由數之正

耗皆可以歲比田之升降皆可以家數今唐為井田之制盡使令
 告而其泉寡生其進退之數不能不責成於官吏御史御史升
 之州州升之朝不能不取言於簿籍而內外官吏更易之不便遠
 近之相隔新故之相襲豈無隱欺之患哉古人行之於二百里之
 間唐人欲行之於萬里之遠其弊也皆以空文上之豈不惑哉唐
 成於州州成於郡郡又有計帳帳以州郡為限州郡之外則屬縣縣
 有能為之力而無能為之術也愚之所甚恨者太宗正觀末年代
 遼之舉正田制既定之日以田二十頃賜征遼之功元仁基是太
 宗初年已自敗其制况口分世業之法不合於古乎至使公主田
 園或徧畿甸
公主
官官名田幾半京畿睿宗於劉幽求賜之
田千畝
後幽求立拜幽求特中
實封千畝
武宗於鄭光賜之
而兼
抑又甚矣噫漢唐之盛一處於勢
况魏晉紛之時即然則
均

田
 景
 刊
 建隆初學

姓無不均之患官吏無或隱欺而田制定矣紹興初又嘗行經界之法群議紛紛令下之初民便於法成之後是時也版圖無不革之弊稅役無不均之法亦田制又定矣
紹興初又嘗行經界之法群議紛紛令下之初民便於法成之後是時也版圖無不革之弊稅役無不均之法亦田制又定矣
固不可曉而荆襄間田獨不可誘耕乎老蘇曰制之論類漢民政之說正愚有望於今日者敢以此為獻

水利 古者不與水爭利

論古今水利之制莫善於周莫不善於漢夫水利之在天下猶人之血氣然一息之不通則四體非復君有大而江河川澤破而溝洫畎澮而小大雖不同而其疏通導達不可使一日之壅閉則一也成周之盡力於溝洫而漢之用功於河渠不貪小利以營大謀不忌近功以遺遠害田賦有灌溉之益川澤無壅之憂此周禮

謂之溝十里之成廣八入者謂之洫百畝之同廣一尋者謂之澮夫自四尺之溝洫而至於一尋之澮一尋之間其始膏腴之地以爲溝洫之制者凡幾畝也凡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同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畝爲澮小司徒之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說者論田稅之所出則下井之地出田稅者六十有四而三六井則治洫也萬井之地出田稅者四十九十有六井而五千有奇則治溝與澮也夫自一成之地積而至於一萬夫之衆其捐賦稅之入以治溝洫之利者凡幾人也地官制成周之君豈不愛膏腴之地賦歛之入而棄以爲無用之溝洫哉誠以所棄者小而所利者大所捐於公上者不能毫髮而所以福斯民而澤天下者無窮已也自經界不明而先王溝洫之制漫無可考以九河之地猶失之八支而莫得其迹東山 八支 何 漢 北 山 則 細 以 澤

博

之利

無窮之利哉

後其源西漢其流以河渠

之水不詳矣孫叔敖起芍水受其惠六公穿腰口蜀以

記鑿漳水於魏者鄴旁有稱水之諫行田以百畝

是田也漳水在其西門外為鄴令不知用其水

鄴以富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公決漳水於鄴

為渠號鄭國渠武帝中大夫白公奏穿引水

長我此見於春秋戰國之時也自漢以來講明尤備內而京師外

而列郡又遠而邊地源流派分原其基在歷可見矣嚴能穿

首渠於馮翊之地是發萬人穿渠穿引水

寬穿六輔渠於左內史之治內史奏請穿六輔渠

於池陽之區見上決渠降兩衛市成雲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豈非

京師之利乎西漢則引東海則引鉅定海南

九江則引淮朔方西河酒泉則引河及川谷以溉

事者言言人利也方

十又

之利乎輪臺以東有渠

美可益通通渠渠五

不加意又豈非邊地之利乎西漢之君不計地利

役之多度不一勞者不永逸不暫費者不永寧此漢人得享

之利也然周漢之所以得水利者治之者非一官領之者一

以盡心於清通河渠之間是故官營溝洫水之制則戰之

俾任治導之功也

人俾事儲蓄之利也

之於其始積之於其終又安有旱澇之患哉漢之京師則少府

禁池之事其屬則有池監

水九上水衡掌林苑之事其屬則有水官

都水

水

水

浦官南郡江

有選國之憂哉元留水利三司則右都監

元留水利三司則右都監提舉平樂

提舉平樂子乞委諸

子乞委諸承因民

承因民行置

行置何之故

何之故公在前

公在前流濟之

流濟之司使

司使之日

之日正

正其利

其利治

浦官南郡江

有選國之憂哉元留水利三司則右都監

元留水利三司則右都監提舉平樂

提舉平樂子乞委諸

子乞委諸承因民

承因民行置

行置何之故

何之故公在前

公在前流濟之

流濟之司使

司使之日

之日正

正其利

其利治

十

其勞夫湖數陂澤水

獲豐殖之資官司仰之

收地皆為創置之良田

是固不可以悉與也

三百餘里而灌溉之

其中者九百頃至近歲

而不知所剩者僅數百

凡數千頃而駸駸不已

絲毫之賦守令不恤豪

事則何患乎利不興

幸也亦非易輕舉也

從者不足任上廢帑

國以爲登就禹貢

湖東世何托此

其勞夫湖數陂澤水

獲豐殖之資官司仰之

收地皆為創置之良田

是固不可以悉與也

三百餘里而灌溉之

其中者九百頃至近歲

而不知所剩者僅數百

凡數千頃而駸駸不已

絲毫之賦守令不恤豪

事則何患乎利不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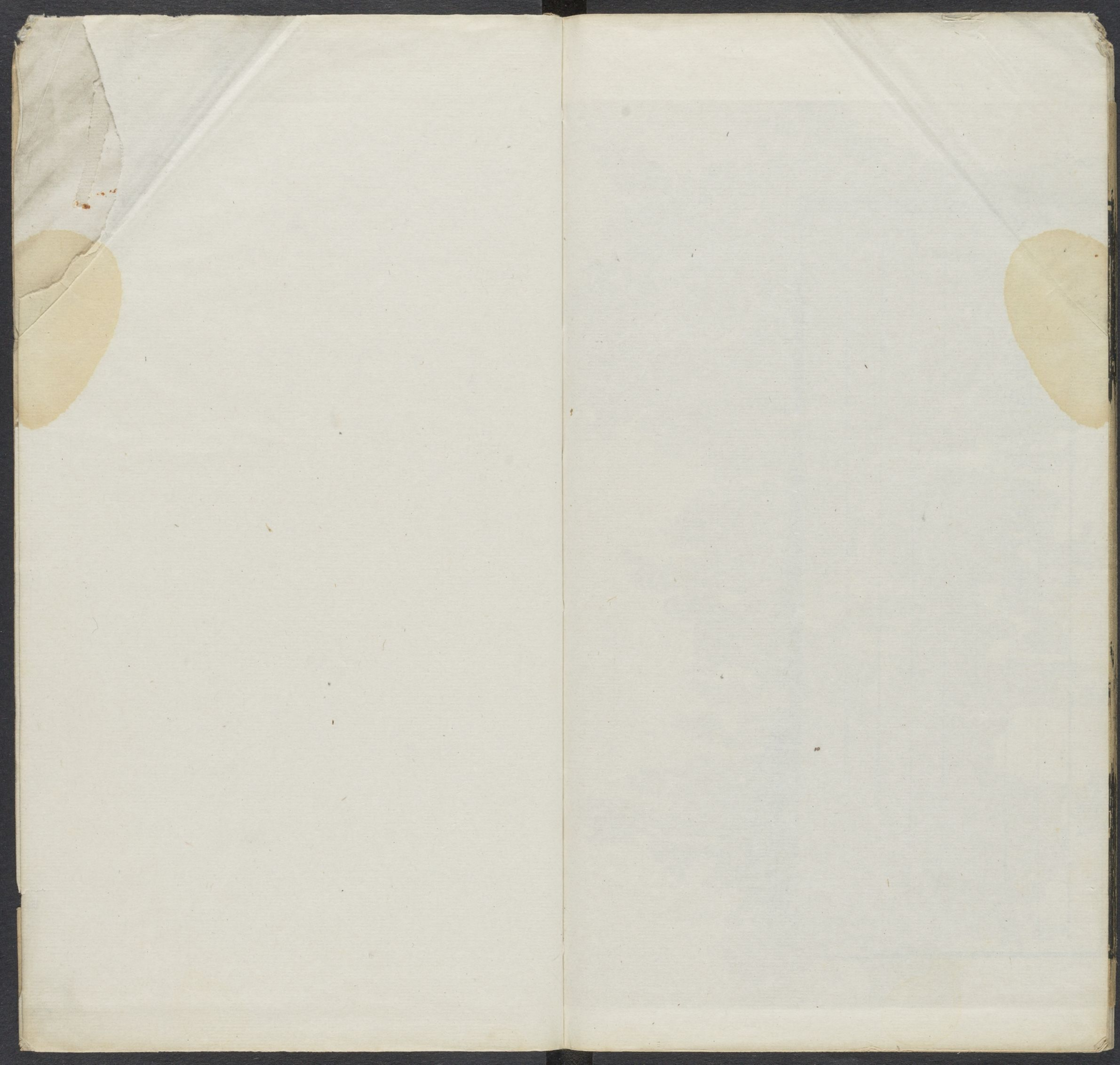
幸也亦非易輕舉也

從者不足任上廢帑

國以爲登就禹貢

湖東世何托此

新編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十



MADE
IN
JAPAN

